

用真理打破幻觉：为什么必须批判“普世价值”观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侯惠勤

2009年04月09日17:15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提交

对于去年以来我国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判断：尽管赞成“普世价值”的在立场、观点及动机方面都不尽相同，但决定事物性质的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只要不怀敌意和偏见，就不难发现，通过“普世价值”干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期颠覆和终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结构，无疑是引发这一争论的要害，因而其在本质上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今天看来，除了继续坚持这一判断，继续围绕抵制西方“西化”、“分化”我国图谋这一实质进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外，还需要对出于各种善意而赞同“普世价值”的观点作出回应，以求在这一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是非上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是写给“自己人”看的。

概括地说，不赞成批判“普世价值观”的朋友无非出于以下顾虑：理论上，认为批判“普世价值观”就是违背了事物总是个性、共性相统一的原理，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实践上，认为否定“普世价值观”就失去了抢占“道德制高点”的依托，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陷于被动。他们的结论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就必须和西方对打“普世”牌。因此，我们的讨论将围绕着上述顾虑展开。

关于“普世价值”的本质界定和论争边界

“普世价值”之所以令许多赞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也语焉不详、越趋不前，就在于它的“能指”十分宽泛，断然拒斥似乎会在许多方面丧失话语权而陷入被动。这种顾虑是正常的，但却是不必要的。说到底，尽管“普世价值”的“能指”十分宽泛（这也是其鼓吹者的叵测居心），其“所指”却十分明确，这就是在政治方向、基本道路和根本制度上对我国进行颠覆，是当前敌对势力利用价值渗透对我实行“分化”、“西化”图谋的集中表现。因此，在我国一时走热的“普世价值”有着其特定的背景和确定的政治诉求，我们加以应对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严格界定“普世价值”的本质规定和政治倾向，决不陷入任何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下定论的抽象争论。

这就是说，我们批判“普世价值”，决不是讨论“有无人类共识”一类认识论意义上的话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就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绝对真理（或真理的普遍性），这是人类形成共识的认识论根据。尽管社会科学的真理往往由于受一己私利的遮蔽而可能不为某些人所承认，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客观普遍的本性。同样，我们批判“普世价值”，也不是讨论“有无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一类人性论道德论意义上的话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肯定了历史的方向性和进步规律，也就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客观可能性。当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也就确认了它最终将为全人类所接受的理想价值。显然，我们批判“普世价值”，更不是讨论“当代世界有无共同利益”一类国际政治意义上的话题。当我们确认“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当我们把“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的强国之路，就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合作共赢的可能性，而其基础则是某种共同利益。当然，共同利益并不能掩盖利益的分歧以致对立，但是和平与发展是今天的基调则是无疑的。以上话题能否纳入“普世价值”的框架去讨论，对上述话题如何解答，肯定见仁见智，但无疑是可以讨论的。

我们批判的“普世价值”，有着明确的本质界定。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从理

• 热点

第二



• 焦

- 习
- 党群
- 薄熙
- 预告
- 职位
- 京2
- 新医
- 邓小

484

1. “让
2. 中央
3. 抗日
4. 【党
5. 邓小
6. 李继
7. 心得
8. 李肇
9. 云铜
10. 【

• 痴



习

- [理
- [理
- [利
- [利
- [
- [
- [

论坛

- 下基
- 新一
- 领导
- “民
- 职口

论上看，“普世价值”以消解共产主义理想、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为前提，其立脚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是历史的终点，人类在这方面将不可能再有真正的进步和突破。鼓吹“历史的终结”的弗·福山曾经坦言：他和马克思一样，都承认历史有一个终极目标，但这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共产主义，而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因此，历史在这一制度前终结了。

“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这是对“普世价值”的最好注释。它以尖锐的方式，从历史观这一理论根本上提出的挑战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揭露和批判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的内在矛盾是否已不存在？异质于并最终要超越西方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否已经破灭？经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导致“国家消亡”及“民主消亡”的历史趋势是否已不复存在？等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任何闪烁其辞，都必将自乱阵脚。

二是从实践上看，“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它把体现西方政党竞争制的“政党轮替”视为民主的制度前提，根本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以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民主政治方向；它把“三权分立”视为民主的基本制度设计，根本无视其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并不通用的事实，根本否定在我国行之有效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它把民主和人权限制在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而把民主的实质归结为个人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博弈，根本否定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人民意志的存在，从而否认民主更为具体丰富的内容和方式。总之，以“普世价值”为思想武器，按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全面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根本改变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普世价值”贩卖者坚定而明确的追求。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批判“普世价值”妨碍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恰恰是宣扬“普世价值”在干扰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所谓的推进改革，只能是“忽悠”和“折腾”。我们不搞西方式民主，根本原因不在于国情差异，更不是由于目前的条件不具备，而是基于根本不同的民主理念。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仅限于某些形式的、表象的平等权利），及其局限性（保留阶级差别和资本特权）的批判，在今天并没有失效。尽管我们今天在民主的某些形式上还未能高于西方民主（这也是西式民主在我国还有市场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决不认为历史只能止步于“扩大中产阶级”而不能达到“消灭阶级”，决不认为人类只能驻足于“投票的民主”而不能达到“国家消亡”（即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真正向普通的社会公共权力回归）；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民主政治建设中出现过严重的失误，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拓，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合乎人类文明发展潮流，根本区别于现行西方民主模式的民主政治前景，我们没有理由改旗易帜。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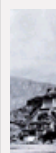
下一页 →

（责任编辑：谢磊）

相关专题

• 为

• 史海



珍贵
日北

- 周
- “
- 蒋
- 张

资

-
-

二
六
十
十